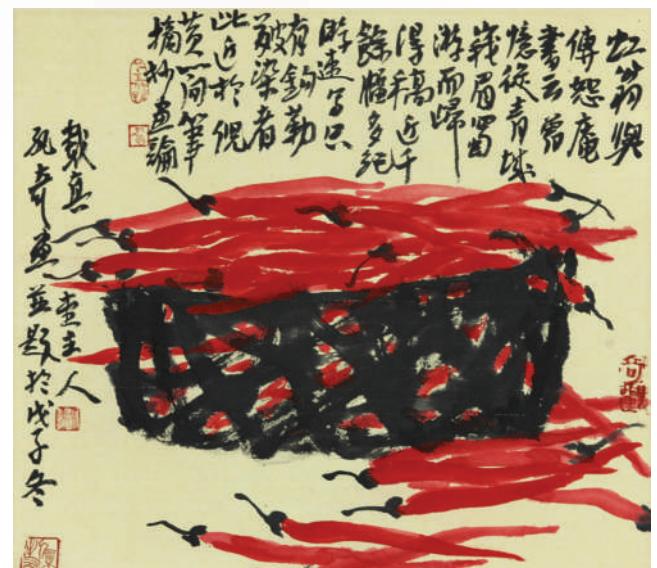




花鸟(48cm×48cm)



自然空间(68cm×68cm)



花鸟(48cm×48cm)



放(155cm×80cm)

50年绘画苦与乐

●记者 杜培清

他是一位高产的画家,近几年多次举办个人画展,创下了办展次数最多、档次最高、规模最大、参观人次最多的纪录;他也是湖北省作品被国家收藏最多的画家,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中央军委办公厅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、国家领导人办公场所等都收藏和悬挂了他的作品。



记者 杜培清

孔奇出生于咸宁市通山县,出身于书香门第,祖籍山东曲阜,为孔子第75代裔孙。6岁的时候,他就上私塾,师从朱美旺先生学国文、练习毛笔字。上小学,又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临颜体和柳体字帖。

1968年,孔奇应征入伍,在入伍期间,他依然笔耕不辍,业余时间画速写;退伍后,他被分配在通山县文化馆,先后任美术辅导干部、副馆长、馆长、县政协副主席。在工作之余,他画速写、素描、色彩、临摹、白描,每到一处,他都像一块干涸的海绵,不断地拜师学艺,拼命吸收绘画知识,并有不少作品入选省和全国美术作品展览、获得各种奖项,数千幅作品发表在全国

各级报刊杂志。

1978年,孔奇考入武汉工业大学工业造型设计专业。

1984年,孔奇就学于湖北美术学院国画高研班,受教于汤文选、陈立言、邵声朗等老师。

1985年,孔奇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班,师从冯法祀、靳尚谊、赵友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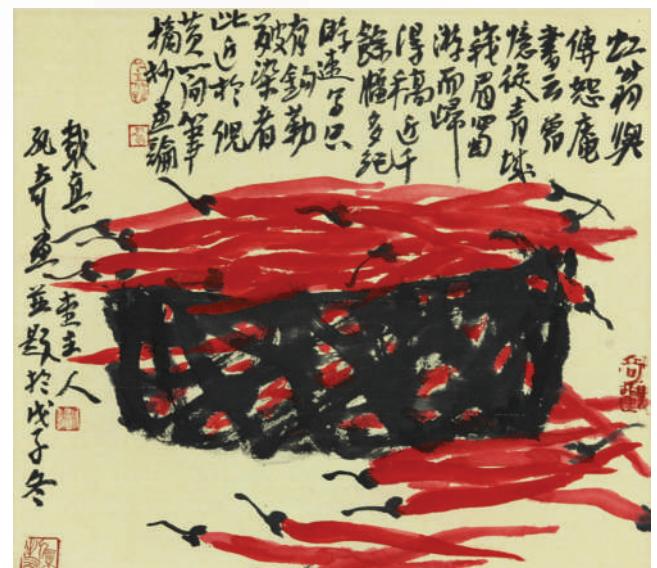
1985年,孔奇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卢沉水墨人物画室,得到导师卢沉、周思聪、姚有多等老师的亲自传授,其间还有幸受到李可染、叶浅予等先生的教诲。

在中央美院的油画系和国画系都学习过,前前后后在美术学院里呆了

11年,这让孔奇拥有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学历,具备了成为一个出色画家应有的扎实绘画功底。

用孔奇自己的话说:“我开始觉得画画好玩,慢慢喜欢上画画,后来对画画有瘾,到后来有一定成就了,就不愿意放弃,总想着往更高更远的地方攀登。”50多年来,孔奇一心埋头追求绘画,浸淫在绘画的苦乐年华里。他作画时不喜欢看时间,经常画到半夜三更,一抬头才发现外面的天已经亮了。

在浮躁的画坛,孔奇放弃了狭隘的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和小山头主义,打破中国画的公式化、程式化、符号化、概念化,积极投身到中国画创新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中。



孔奇:笔随当代,翰墨生辉

50年绘画苦与乐

翻开孔奇的画册,我们可以发现,孔奇40年绘画的历程主要由几个系列的主题创作阶段组成:

上个世纪80年代,孔奇创作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些写实绘画,主要是人物画,如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《放》、《岁月长明》等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后,孔奇开始创作自然空间系列,借西方色彩和构图,用中国画的写意手法夸张变形并带有抽象意识。这个系列题材中,夸张变形的裸女模特基调,姿态都吐露着生命的活力和张力,有着质朴甚至野性的美感,打破了人体绘画要求准确(形、色、结构)的窠臼。自然空间系列对中国画的意象性、抽象性和表

现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,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,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,不少专家都肯定了孔奇的这个创作方向。

2000年以后,孔奇又转入创作农民工系列题材,创作了300多幅反映农民工现实生活的油画作品,并举办过专题展览,出版过专门画集,受到同行和各界的认可。

作为孔子后裔、孔子的第75代孙,最近几年,孔奇受孔氏家族的委托,又画了有关孔子的系列作品。去年在山东进行了展出,得到山东有关领导和业界的赞赏。随后,他又应新疆博乐市委宣传部的邀请,去当地采风,画了“一带一路”新疆系列,今年7

月举办了专题展览,受到领导重视。

因为有着油画和中国画的功底,前者的写实与后者的写意对于他说都成了一种无须提醒的文化自觉。他在油画与中国画两者之间自由发挥,以及对色彩规律的理性求索,在创作时为立意造境可随时互补和充实,抒情达意。

“我每个阶段的画基本上都是展览过,美术界的权威对我很认可,都说我的画有发展空间,而且不管我的哪个系列的作品都格调很高,这是一个画家渴望得到的评价。”孔奇说。

孔奇生于鄂南,情系故土,他近两年正计划回咸宁创作一批山水画,举办一次山水画展。



都市阳光(146cm×345cm)

笔随当代墨示创新

“格调是判定作品雅俗优劣和最终价值的主要尺度,画家的风格当然重要,最重要的是要有格调,你有风格,没有格调,等于零。像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徐悲鸿等大师,他们的格调就高,格调高就走得远;格调低,就只能迎合眼前的市场和一些外行。作为一个艺术家,要终身追求高格调,有了高格调,自然就有风格了。”孔奇说。

牡丹国色天香,高贵典雅,但由于牡丹红花绿叶在一起特别难处理,画好了大雅,没画好大俗。孔奇的一幅《满堂红》打破了传统牡丹画单一的表现方法,花和叶全部出奇地用深浅不一的红色调子来处理,结构繁复有序,设色艳而不俗,整个画面出现一种激越奔放的情绪,极具个性和时代性,意蕴之美令人沉醉。

之所以这么画,孔奇有自己的想法:作为一个画家,绝对不能重复自己,因为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,是与众不同的。一切创作可以夸张变形,所以当时就定了一个红调子,用红红火火来表现牡丹。

孔奇的山水画对各种画法均有探索和实践。其作品《山水清音》,厚重的焦墨渲染出茂盛的密林,与淡墨绘就的山石与屋宇相映成趣,苍劲浑厚,雄伟壮丽。《秋艳》、《秋光》、《秋阳》等画作巧妙地把关注形、光、色在内的西画创作技巧有机地融在中国画传统的、写意的笔墨体系之中,画面浑厚而富有生活气息。《大地畅和》运用远视全景图来描绘山水,清江如练,宏阔旷达,画法立意出新,是一幅山水画的创新之作。

《都市阳光》、《惠安女》、《海情》、《娇阳》……孔奇的中国画人物恬淡清隽,有种说不出的动人韵致,又毫无搔首弄姿的俗媚气,从形式到意蕴,从绘画语言的研究、深入和纯化,他都进行了特立独行的探索,面貌、风格新颖。

孔奇非常赞同著名画家吴冠中“笔墨等于零”的说法。他说,笔墨从技法上来讲,线条和墨色的分布合理,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需要,笔墨到位了,画面也就舒服了。吴老“笔墨等于零”的核心是笔墨应随时代。时代的内涵变了,笔墨就要跟着变化,要根据不同情况,创造出新的笔墨,一切为作品服务。现在有的画家也懂笔墨,甚至有一定的传统功夫,但是他不会创作、不会组织画面,这样的画千篇一律,没有思想,远离生活,远离社会,毫无生气,堆砌一些笔墨符号,其价值等于零。西方人觉得中国水墨画没有前途,就是因为我们陈陈相因老套路,所以中国画必须发展,必须革新。

在孔奇看来,真正要把中国画发展成为世界性语言,一方面需要时间,另一方面,国画家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,因为中国画讲究意境和内美,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,画作就不会有很好的意境和深度;“其实中国画家最重要的是把书法练好。中国画讲究线条,线条美了,画面就耐看,所以古代的大画家都是大书法家。现在有好多人可以画几笔国画,但是书法却过不了关。我认为国画家如果不练书法,他的画发展空间就不大,至少难成为大师。”



大地畅和(人民大会堂收藏)75cm×170cm



山水清音(136cm×68cm)



一年又一年(180cm×145cm)